

SHIREN ZHIXUE JIA

诗人哲学家

周国平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诗人哲学家

周国平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曹琼德

诗人哲学家

周国平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44,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ISBN 7—208—00017—4/B·5

书号 2074·510 定价 3.30元

目 录

前言：哲学的魅力…………… 周国平(1)

帕斯卡尔：渴望无限…………… 何怀宏(7)

引子：那一双忧郁和深思的眼睛(7)

一、生命之旅(8)

二、人的悖论(21)

三、无限的探求(33)

四、风格和创始性(46)

诺瓦利斯：寻找梦中的蓝花…………… 赵 勇(58)

一、信仰与爱(60)

二、魔化唯心主义(68)

三、宗教与诗(74)

施莱格尔：诗与哲学的综合…………… 李伯杰(86)

一、浪漫诗(87)

二、包罗万象的诗(92)

- 三、“反讽”说(95)
 - 四、没有体系的体系(102)
 - 五、“小说”与《路琴德》(105)
 - 六、自然诗(109)
 - 七、新神话与象征(112)
-

克尔凯戈尔：我象一棵孤独的枞树…………… 翁绍军(120)

- 一、做一把叉子(120)
 - 二、我把一切归之于父亲(123)
 - 三、没有女人，男人会是什么？(135)
 - 四、柏林是唯一值得去的地方(140)
 - 五、你必须去选择(142)
 - 六、自由的再现(146)
 - 七、人生是超越逻辑的(152)
 - 八、宗教是人的绝对任务(156)
 - 九、“大限之年”和殉教者(158)
-

叔本华：没有意志的意志哲学家…………… 刘 东(164)

- 一、思想的背景：康德与费希特(164)
 - 二、性格的完成：漫游时代(171)
 - 三、闯入百门之堡(180)
-

尼采：生命的梦与醉…………… 周国平(197)

- 引子：黎明的丧钟(197)
- 一、生命成了问题(199)

- 二、做哲学家,不做学者(208)
- 三、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215)
- 四、力的旋律(224)
- 五、自我超越和永恒轮回(229)
- 六、漂泊的缪司(233)

狄尔泰: 生活是什么?.....方 鸣(240)

- 一、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漫游(241)
- 二、建筑精神科学的大厦(252)
- 三、生活的表达、意义和理解(259)
- 四、“解释圈”——对生活的全息透影(267)

瓦雷里: 思想家与诗人的冲突和协调.....陈力川(276)

- 一、感性与智性(278)
- 二、诗境与梦境(292)
- 三、秩序与无秩序(299)
- 四、现代思想与古典美学(303)
- 五、自我二重奏(311)

海德格尔: 走向澄明之境.....王庆节(317)

- 引子(317)
- 一、步入哲学之门(318)
- 二、“是”抑或“是什么”(321)
- 三、哲学的魔圈(324)
- 四、“我”与“世界”(328)

- 五、人啊，人！(332)
- 六、本真的与非本真的(336)
- 七、过去，现在，未来(342)
- 八、真理和敞亮(345)
- 九、转向(349)
- 十、语言的本质(353)
- 十一、召唤诗人(357)

萨特：幽暗与通明之间…………… 陈宣良(363)

引子(363)

- 一、在外面存在(365)
- 二、体验偶然(371)
- 三、鄙薄不自由者(377)
- 四、自由的英雄感(382)
- 五、冲突与共在(390)
- 六、干预(397)
- 七、拒绝封闭(403)

加缪：微笑着的悲哀…………… 杜小真(408)

- 一、地中海的儿子(408)
- 二、存在的体验——荒谬(417)
- 三、“不”和“是”(420)
- 四、面对荒谬——反抗，自由，激情(423)
- 五、荒谬的人(426)
- 六、反抗的人(430)

七、哲学家还是艺术家?(435)

马尔库塞：想象与思辨……………赵越胜(440)

引子(440)

一、诗化的哲学(442)

二、可能与现实：诗化的哲学反对

实证哲学(452)

三、艺术与革命：俄耳甫斯、那喀

索斯反对普罗米修斯(461)

跋：论无蔽的瞬息，兼论诗人哲学家的命运……………张志扬(479)

一、原始的追忆(480)

二、理性与生存两难(486)

三、瞬息与不可言说(495)

四、无畏的期待(506)

前言：哲学的魅力

周国平

哲学是枯燥的吗？哲学是丑陋的吗？哲学是令人生厌的东西吗？——在我们的哲学课堂上，在许多哲学读物的读者心中，常常升起这样的疑问。

当然，终归有一些真正的哲学爱好者，他们惯于在哲学王国里信步漫游，流连忘返。在他们眼前，那一个个似乎抽象的体系如同精巧的宫殿一样矗立，他们悠然步入其中，与逝去的哲学家的幽灵款洽对话，心领神会，宛如挚友。

且不论空洞干瘪的冒牌哲学，那些概念的木乃伊确实是丑的，令人生厌的。真正的哲学至少能给人以思维的樂趣。但是，哲学的魅力仅止于此吗？诗人在孕育作品时，会有一种内心的颤栗，这颤栗又通过他的作品传递到了读者心中，哲学家能够吗？

人们常常谈论艺术家的气质，很少想到做哲学家也需要一种特别的气质。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限。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于寻找

变中之不变，相对中之绝对，正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总体说明，把人的瞬息存在与永恒结合起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高更的这个画题可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追究人生的根底，这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形而上学冲动，而当这种冲动在某一个人身上异常强烈时，他便是一个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了。

哲学的本义不是“爱智慧”吗？那么，第一，请不要把智慧与知识混同起来，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却关乎人生。第二，请不要忘掉这个“爱”字，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他也许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找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而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谁真正爱智慧，关心生命的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谁就不能无视或者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求。知识可以传授，智慧无法转让，然而，对智慧的爱却是能够被相同的爱激发起来的。我们读一位哲学家的书，也许会对书中聪明的议论会心一笑，但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却是作者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而又不折不挠的努力。哲学关乎人生的根本，岂能不动感情呢？哲学探讨人生的永恒问题，又怎么会没有永恒的魅力？一个人从哲学中仅仅看到若干范畴和教条，当然会觉得枯燥乏味，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他是枉学了哲学。只有那些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考着人生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哲学的魅力。

当然，这样的哲学也必定闪着个性的光采。有一种成见，似乎哲学与个性是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把哲学家本人的个性排除得愈彻底，愈是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普遍，就愈成其为哲学。我们读文学作品，常常可以由作品想见作家的音容笑貌、爱憎好恶，甚至窥见他隐秘的幸福和创伤。可是，读哲学著作时，我们面前往往出现一张灰色的概念之网，至于它由哪只蜘蛛织出，似乎并不重要。真的，有些哲学文章确实使我们永远断了与作者结识一番的念头，即使文章本身不无可取之处，但我们敢断定，作为一个人，其作者必定乏味透顶。有时候，这可能是误断，作者囿于成见，在文章里把自己的个性隐匿了。个性在哲学里似乎成了一种可羞的东西。诗人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心灵里的每一阵颤栗，每一朵浪花，哲学家却隐瞒了促使他思考的动机和思考中的悲欢，只把结论拿给我们，连同事后追加的逻辑证明。谁相信人生问题的答案能靠逻辑推理求得呢？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亲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危机和觉醒，直觉和顿悟。人生最高问题对于一切人相同，但每人探索的机缘和途径却千变万化，必定显出个性的差别。“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莱辛的这句名言对于哲学家倒是一个启发。哲学不是一份真理的清单，而恰恰是寻求人生真理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与寻求者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密不可分。我们作为读者要向哲学家说同样的话：我们重视你的人生探索过程甚于重视你的结论，做一个诚实的哲学家吧，把这过程中的悲欢曲折都展现出来，借此我们与你才有心灵的沟通。我们目睹了你的真诚探索，即使我们不赞同你的结论，你的哲学对于我们依然有吸引力。说到底，我们并不在乎你的结论及其证明，因为结论要靠我

们自己去求得，至于证明，稍微懂一点三段论的人谁不会呢？

哲学的魅力在于它所寻求的人生智慧的魅力，在于寻求者的个性的魅力。最后，如果一位哲学家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的话，还应该加上风格的魅力。叙述某些极为艰深的思想时的文字晦涩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瞧不起用美文学的语言掩盖思想的贫乏，但是，独特的个性，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是应该闪烁独特风格的光华的。我们倒还不太怕那些使人头痛的哲学巨著，这至少说明它们引起了我们的紧张思索。最令人厌烦的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所谓哲学文章，老是摆弄着同样几块陈旧的概念积木。风格的前提始终是感受和思想的独创性。真正的哲学家，即使晦涩如康德、黑格尔，他们的著作中也常有清新质朴的警句跃入我们眼帘，令人铭记不忘。更有些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爱默生、尼采，全然抛开体系，以隽永的格言表达他们的哲思。法国哲学家们寓哲理于小说、剧本，德国浪漫派哲人们寓哲理于诗。既然神秘的人生有无数张变幻莫测的面孔，人生的探索者有各不相同的个性，那么，何妨让哲学作品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形式，百花齐放的风格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谈的只是人生哲学，还有其他的哲学呢？好吧，我们乐于把一切与人生根本问题无关的哲学打上括号，对它们作为哲学的资格存而不论。尽管以哲学为暂时栖身之地的学科都已经或终将从哲学分离出去，从而证明哲学终究是对人生的形而上学沉思，但是，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问：要求哲学具有你说的种种魅力，它岂不成了诗？哲学和诗还有什么区别？这正是本书所要说明的问题。从

源头上看，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人生意义的一幅形象的图解。后来，哲学和诗渐渐分离了，但是犹如同卵孪生子一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庄子、柏拉图、卢梭、尼采的哲学著作放射着经久不散的诗的光辉，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叹喟。

有时候，我们真是难以断定一位文化巨人的身份。可是，身份与天才何干，一颗渴望无限的心灵难道还要受狭隘分工的束缚？在西方文化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诗人气质的大哲学家，也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哲人气质的大诗人，他们的存在似乎显示了诗与哲学一体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在这里，我们把他们统称为“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呼与他们用何种形式写作无关，有些人兼事哲学和文学，有些人仅执一端，但在精神气质上都是一身而二任的。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哲学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把本体诗化或把诗本体化；第二，通过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与本体沟通；第三，作品的个性色彩和诗意风格。当然，对于这些条件，他们相符的程度是很不一致的。

下面开列一个不完全的名单。

古典时期：柏拉图，柏罗丁，奥古斯丁，但丁，蒙田，帕斯卡尔，莎士比亚，艾卡特，卢梭，伏尔泰，歌德，席勒，赫尔德，费希

特,谢林,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威·施莱格尔,拜伦,雪莱,柯勒律支,海涅,爱默生。

现当代,叔本华,施蒂纳,易卜生,克尔凯戈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里尔克,盖奥尔格,瓦雷里,萨特,加缪,马塞尔,布洛赫,马丁·布伯,蒂利希,马尔库塞,弗罗姆,马利旦,加达默尔,阿尔多诺,乌纳穆诺,扬凯列维奇。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选择了十二位,约请对其生平和思想有相当研究的朋友,合作编写成这本书。不待说,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是需要加以批判地研究的。编写本书的目的仅在于从一个侧面显示哲学的魅力,我们无需赞同这些哲学家对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哲学关心人生问题、具有个性特点、展现多样风格等方面,他们或可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本书的酝酿、选题、约稿等方面,除参加本书写作的方鸣、赵越胜、何怀宏诸友外,刘小枫、甘阳二友也出力甚多。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

帕斯卡尔：

渴望无限

何怀宏

引子：那一双忧郁和深思的眼睛

当我们注视帕斯卡尔的画像，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那双眼睛，那一双忧郁而深思的眼睛。有一幅画，在坐着沉思的帕斯卡尔背后，一个巨大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恰和他桌上摆着的科学仪器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对比。更深刻和更复杂的东西在他心中。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或者他的画像，我们想努力瞥见一点他内心和个性的秘密，我们对他的外观最能寄予希望的是什么呢，难道不首先是他的面容，尤其是眼睛？眼睛是人身上最具精神性的部分。我们爱上某一个人，有时就只因为那一双明眸，或者再加上唇间的微笑。我们用眼睛去看人，看到的也是眼睛，我们注视的是那能注视我们的东西，我们期望，在视线的交流中达到某种心灵的相通。

帕斯卡尔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这是一种也许会使人感到痛苦却丝毫不容耻笑的孱弱，我们在怜惜他的身体的同时也在

怜惜我们自己的精神。我们还是来读他的书，来了解他的思想吧！在这种阅读中，一颗敏感的心灵会从字里行间觉察到那一双忧郁和沉思的眼睛，感受到一种力求彻底和无限的精神。我们说帕斯卡尔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不仅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灵感想象和韵律节奏的完美结合，更因为他的思想中浸透着一种力图诗意地接近本体的精神。

一、生命之旅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哲学家、散文大师和宗教圣徒式的人物。

帕斯卡尔 1623 年 6 月 19 日生于法兰西中部奥弗涅省的首府克勒蒙城(现名克勒蒙菲朗)，他有一个长他三岁的姐姐，两年后又得到一个妹妹，这个五口之家是：

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母亲安托瓦内特·贝贡，姐姐吉尔贝，妹妹雅奎琳，加上他本人。

克勒蒙是一座古城，古城的四周有许多栗子树、胡桃树，春天的时候长出嫩绿的大麦，城内外还有许多精致的水泉，这是它柔和、美丽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严酷和苛刻，高耸荒凉的山峰，几十处火山的遗迹，剧烈变化的气候；冬天寒冷、夏天又很炎热。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唤起一种强烈矛盾的感觉，帕斯卡尔在这儿一直住到他九岁的时候才迁居巴黎。

帕斯卡尔的家庭并不显贵，但却富裕。他的家族定居克勒蒙已近二百年，曾祖父经商，祖父系一般的公务人员，外祖父亦

经商，也很早便住在克勒蒙，父系和母系都属于市民有产者类型，但不是暴发户，却有一种古老传统的特色。他的姐姐吉尔贝，1641年嫁给其表兄比里埃——也就是后来跟帕斯卡尔一起做真空试验的人。她活得比她弟弟久，在他一生中对他关怀体贴，她对帕斯卡尔的影响看来多是生活上的。另外，她写了一部《帕斯卡尔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帕斯卡尔生平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妹妹雅奎琳与他有一种深沉内在的关系，她对他的影响更多地是精神上的。雅奎琳也是一位神童，天资聪颖，有很好的感受力，她十三岁就出版过一本诗集，颇受当时著名戏剧家高乃依推崇，获得过1638年特等诗歌奖，但她却不肯接受，而且似乎以后再没写过什么作品。1646年，雅奎琳21岁，正当她考虑婚事的时候，却受到帕斯卡尔第一次皈依的影响（这一次皈依可以说是全家的皈依），从而萌动了出家之念，只是碍于父亲年老体弱，一时尚不忍离去。父死后，终于在1652年1月14日进入冉森派的波·罗雅尔修道院。这一行动有违于帕斯卡尔的心愿，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雅奎琳的出走加上父亲的逝世是他进入后人常称为他的“世俗时期”的一个直接动因，这等于是一下子从他身边夺走了两个最亲密的人，他内心孤独、生活寂寞，才转而向外寻求。雅奎琳1653年6月正式成为修女，并把父死后分给她的一份遗产全部捐赠给修道院。1661年，冉森派又一次受到耶稣会迫害，政府强迫波·罗雅尔修道院的人们在一份包括有谴责冉森的五个条款的信仰誓约书上签字，不然就要解散修道院。雅奎琳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她失败了。她的同伴为了保全修道院大都签了字，她很明白可以反抗敌人，却不能